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二十四回 買缸尋釁巧遇名家 聚眾復仇又逢大吏

且說林公拜發奏折後，不久接奉上諭，如議辦理。正在派委清查各屬漕賦，以作革除漕弊入手，忽然又接到上諭，大意謂江蘇漕賦病症已深，固須認真清查，而糧船約有數千號，水手不下數萬人，大都是無業游民，獷悍成性，愍不畏法，地方官員如果認真稽查，遇案即辦，有犯必懲，該水手等自必聞風斂跡，本年剛正議定糧船章程，依然屢有水手滋事案件，近日山東東昌府境內，廬州幫水手聚眾械鬥，致斃數十命，自宜整頓嚴辦，尤應先事預防；此事本為漕督專責，但糧船經過之處，各督撫亦須隨時監督，以免滋事。江蘇為糧船叢集所在，該巡撫尤須加意稽查，小心防範，倘稍涉寬縱，別釀事端，惟該巡撫是問等語。林公捧讀一過，不得不認真辦理，暗想糧船向歸漕督管束，運漕事宜又屬督糧道的專司，自己不曾做過糧道漕督，對於糧船一切流弊完全不知，現在既奉上諭督責，只好先從調查入手；待查得個中真相，辦理方有把握。於是札委游擊李廷玉並道員良俊，分赴糧船駐泊所在，密查暗訪。後據良俊回轅稟復，南漕水手約計一百幫，各以駐在地為幫名，最凶橫的當推湖州八幫、鎮江六幫、廬州七幫。糧船約有四千號，每船水手列冊的，最少十人，合計約有四萬人。以外更有短纖短檣及在岸隨行的游民，更不知共有多少，因是械鬥仇殺，時有所聞。良俊退出之後，又據李廷玉回轉稟稱，四千多號糧船，無一不由江南經過，鎮江為聚集總匯，水手本來獷悍成性，動輒械鬥。近年來盜賊流氓，相率投充水手，招收徒弟，增厚勢力，無惡不作，更比以前來得兇頑。他們空船回南的時候，比運糧北上時更易滋事，因為重運時船上裝著糧米，並且有委員押運，大家要緊趕到卸貨，不適尋仇爭鬥，就不過沿途加索旗丁腳費罷了。等到卸去糧米，空船南歸，叫做回空，既無糧米待卸，又無委員約束，途中與仇幫相遇，大家要爭先行，不甘落後，一言不合，使用真刀真槍，拼命廝殺，打死了人，都向河中拋棄，並不驚動官府，故水面往往發現漂流屍首，無從究詰。還有回空水手，必帶棗、梨、栗子等貨物，到處售賣，計少爭多，往往一言不合就和人家出手廝打，靠著官勢，誰敢和他們計較。這一班人到了駐在的地方，水手們又要爭攬次年出運的頭篙頭纜，倘不遂意，就要互相殘殺，這個叫做爭窩。現在將屆回空時期，天久不雨，河道水淺非常，據沿河居民談論，此次糧船回空，水道淺則爭路愈多，又不知要鬧成幾場械鬥，殺死多少人命呢！

林公聽了這一番報告，問心難以坐視，便向廷玉問道：「糧船經過地方，難道漕督糧道都不能派員分段彈壓，任這一班水手橫行無忌嗎？」廷玉答道：「委員是有的，大都畏懼水手兇頑，不敢嚴加督促，兼之水手們恃眾逞強，目無法紀，委員究竟是文人居多，手無實力，哪裡彈壓得住呢！」林公說道：「我既奉上諭督責稽查，不許稍涉寬縱，只好親往鎮江，相機行事，如有鬧事行兇等情，隨即拿辦，作懲一儆百之計，糧幫或能稍知斂跡。」當即傳令撫標中軍吉祥保，挑選一百名本標兵，隨行護衛。巡撫出巡，例須奏聞，所以連夜繕奏折拜發，次日帶著一班文武隨員，乘轎出衙門，登船取水道向鎮江進發。

那一日，無錫河中船隻極多，就中紅旗高插，隨風飄揚的，卻正是糧幫船隻，銜接著停泊河乾，一共也有二三十號。林公因欲察看他們的行為，便順著糧船，一路行出，約摸有半個時辰，天色已自不早，正欲停船，忽聽得一片喧嚷聲起。林公順著聲音看去，只見岸上圍著一大堆人，似乎在那裡瞧什麼熱鬧。

林公使命靠船，叫從人上去查詢，卻正是糧幫水手，在那裡火並。林公便命李廷玉帶領親兵，上岸制止。

你道他們自伙裡為什麼要廝拚呢？原來這班水手是鎮江前幫，幫首名叫劉汝罄，向來停泊在無錫蓉湖附近。湖濱居民，鄒姓居最多數，向以燒窯為業，該處地名叫做缸尖嘴，尖臨運河，每年糧船經過，不下千餘艘，大家爭購窯器販賣，獲利甚厚，鄒姓窯戶，賴是以致富的也不少。不過水手生性蠻橫，往往強搶強買，鄒姓子弟歷年忍辱受虧，恨糧船水手如刺骨，得知北關環秀庵中老尼五空，乃是精通內外功的崆峒派高手，就托人介紹，欲拜五空為師。五空初時尚不肯收，經介紹人多方說法，她因為鄒氏子弟都是安分商人，只為歷受糧船水手欺侮，才想學些防身本領，免得常受人家薙惱，五空本是個俠尼，聽了這一席話，才允收為弟子。鄒氏子弟共十六人，拜投五空門下，苦心學習了三年，五空因要雲遊崆峒，才打發他們回去，吩咐一番，不外是安分營生，不可以強為勝等語。鄒氏子弟只得拜謝而歸。不料去年鎮江幫水手裝糧經過缸尖，全體上岸，每人選購巨缸兩隻，這種缸原來要賣二兩半一隻，不料那糧船水手只肯出半價，店主因為自己本錢不夠，自然不肯脫手。不料激怒了劉汝罄，就同三個水手，扛起一疊五石缸，移置櫃上，惡狠狠說道：「這一疊缸都是壞的，一文錢都不值，你敢用壞貨欺人？」這是有意為難，十隻巨缸堆在櫃檯上，幾乎把櫃檯壓塌。店主鄒尚義本來膂力過人，且在五空門下學習了三年武藝，兩臂竟有千斤之力；當下走到櫃檯前，向汝罄問道：「這都是新出窯的上等貨，壞在哪裡？」汝罄答道：「拿來待我指給你看。」在他的意思，料想他搬移不動，有心難倒他。誰知尚義一邊答應，一邊伸出兩手，捧著一疊巨缸，兩足一蹬，輕輕躍出櫃檯，走到汝罄面前，面不改色地說道：「我的缸是不壞，你們這班人卻都是壞蛋。」汝罄聽說，勃然大怒，若在平日，早已恃蠻動武，此時瞧見店主兩手能捧十隻巨缸，從櫃檯中躍出，自知不是對手，一時要尋這麼一個降得下他的人又不容易，俗語說得好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故他心中十分忿怒，卻只不出手，但向尚義恨恨地說道：「東海裡有船頭，總有相碰日，此時盡管耀武揚威，日後總有好處到你身上，你等著吧。」

於是便帶著徒眾悻悻而去。

再說那缸尖嘴上各窯戶，有幾個屢次被水手給半價購貨，吃虧甚巨，現在瞧見尚義能以武力壓服最蠻橫的劉汝罄，趁此可以整頓行規，即與尚義等議定，各店添制不二價招牌，大小窯甕上，標明價格，缺一不賣。各幫水手經過，只好照定價購置。此次劉汝罄回空到無錫，專為復仇而來，頂了碼頭之後，即派水手們到缸尖查看，一切果如傳聞一般，各店中懸掛上不二價招牌，貨物由他討價，缺一不賣。汝罄聽說，真個怒髮衝冠，當即定下計較，守到黃昏，便派王老、劉沈大、汪泳順、張四、高蘇成等，各帶硫磺硝煙引火之物，悄悄地到缸尖各缸甕店外放火。不料尚義等瞧見鎮江前幫糧船回空來了，料想不得安穩，早就派人在暗中埋伏，哨探他們舉動，及見一班水手前來放火，叱咤一聲，奮勇上前，四麵包圍。王老等一班人知不是頭，四下亂闖，匆忙之間，竟被他們一起擒住，時已深夜，不及押送官廳，打算今天解縣。哪知劉汝罄見王、劉等一去不回，心中疑惑，及至再派人上岸打探，方知失事，不覺怒火中燒，夜間恐受暗算，不敢貿然前去；等到天明之後，傳齊手下徒眾，告知此事，命大家飽餐一頓，各帶隨身武器，預備前往尋鄒尚義等說話。吩咐一番，各自去預備，午前已齊集缸尖嘴。

再說那邊鄒尚義等，自捉到五個放火匪徒，已不問而知是糧幫中人，曉得他們一定不肯干休，必然要來尋釁，也約下十六位同門徒弟兄，預備對壘。劉汝罄帶了一二百名徒眾趕到，聲勢洶洶，好象吞得下人一般，及見這邊只有十六人，以為彼寡我眾，可操勝算，就指揮眾水手上前廝殺。一班水手也自恃人多，大喊一聲衝將上去，打個圈子，把尚義等圍住廝殺。只是這班水手雖然年輕力壯，卻都是無師傳授，不懂武藝之人，執刀的不懂刀法，劈柴似的亂砍；執槍的不明槍法，一味向前亂戳。尚義等十六人都出名師門下，各自使開齊眉哨棍，一個個勇猛異常，如虎入羊群，棍頭帶著水手的傢伙，刀槍就會脫手飛去，撞在人身，非傷即死，真是以一當百，那一二百名水手，哪裡是他們的對手。一邊靠著武藝高強，把對手完全不放心上，一邊靠著人手眾多，也自死命相搏，自午牌時候直打到日色銜山，水手著實死傷了不少。正在這個當兒，恰好林公瞧見，命李廷玉上岸制止，大家見了廷玉手捧大令到來，只索各自住手。一班水手齊向船上奔逃。廷玉便向鄒尚義問道：瞧你像個安分商民，為什麼要和手水械鬥？尚義便將劉汝罄買缸結下仇恨，昨晚派人來放火等情，說個明白。廷玉就帶他回船，見了林公稟明一切。林公即令旗牌到糧船上把劉汝罄拿下，連同昨夜鄒氏弟兄擒下的五個放火犯人，一並發交無錫縣衙門按律重辦。林公耽擱一宵，來朝重行啟碇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